



檢查者 廖汝僖
覆查者 李文荷

冊 共存拾陸冊

| | | | | |
|---------|------------------------------------|----|---|-------|
| 書名 | 五燈會元 | 第肆 | 冊 | 共存拾陸冊 |
| 刊寫時代 | 明覆宋本 | | | |
| 裝式 | 線裝鑲襯 | | | |
| 卷數 | 第捌 | | | |
| 葉數 | 伍拾陸葉半 (外補空白半葉) | | | |
| 行格 | 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 | | |
| 高廣 | 高陸寸捌分強 廣玖寸捌分 | | | |
| 邊口 | 左右雙綫白口上標字數魚尾下標五燈幾下標佛祖名下標葉數下口間有刊工名氏 | | | |
| 印章 | 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 | | |
| 其他標識及狀況 | | | | |
| 覆查加注 | | | | |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八

青原下七出

瑞巖彦禪師法嗣

南嶽橫結和尚

玄泉彦禪師法嗣

黃龍誨巖禪師

玄泉二出和尚

羅山開禪師法嗣

明招德崇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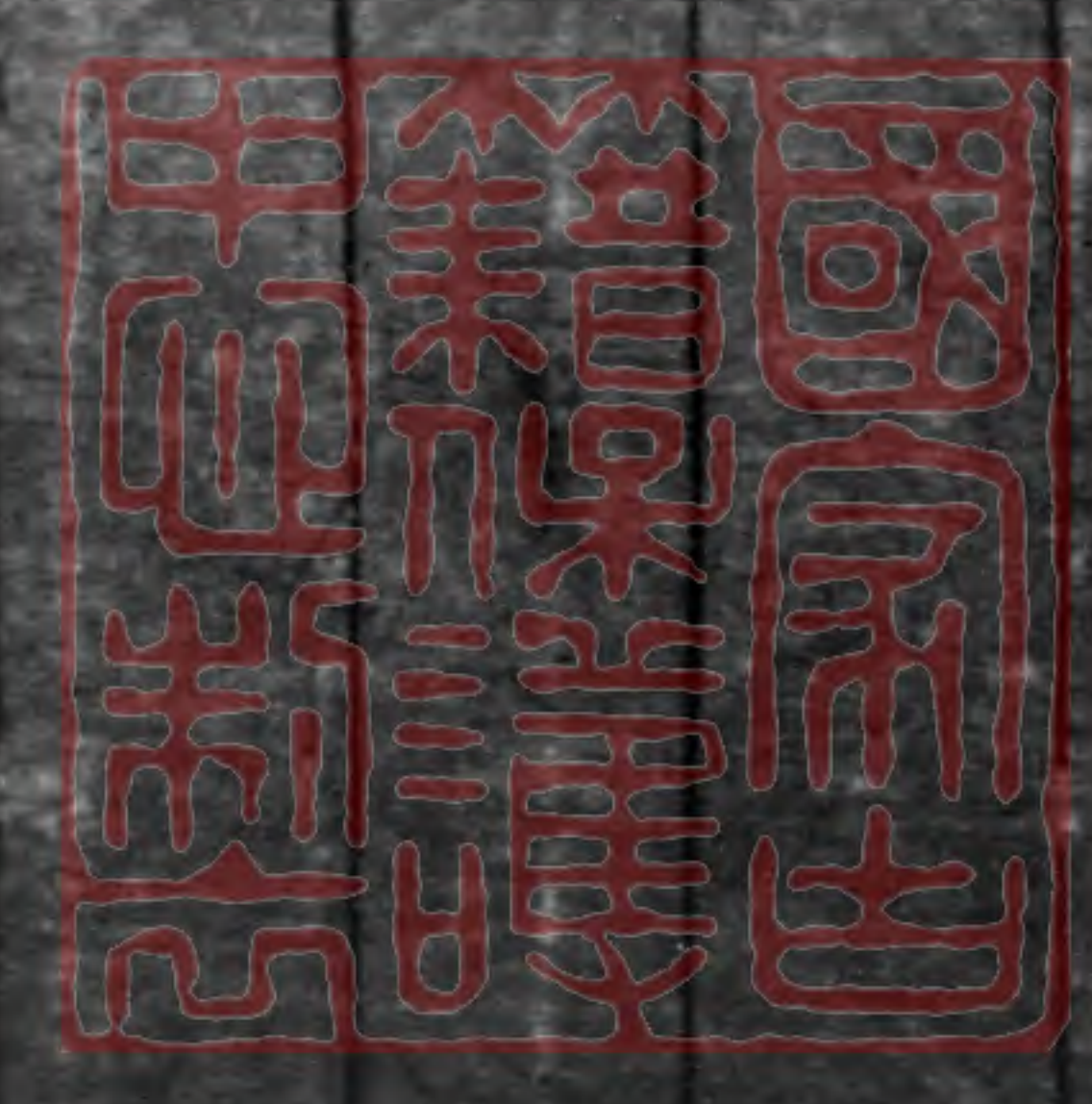
華光院乾禪師

西川定慧禪師

天竺義山禪師

義山禪師

瑞峯神祿禪師



洛京柏谷和尚

妙勝玄密禪師

大寧隱微禪師

羅山紹汝禪師

白雲今弁禪師

清平惟曠禪師

潭州谷山和尚

書名五燈會元

(第肆)

檢查者 饒汝僖
覆查者 李又荷

刊寫時代 明覆宋本

裝式 線裝 鑲襯

卷數 第捌

葉數 伍拾陸葉半 (外補空白半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 式拾肆字

高廣 高陸寸捌分強 廣玖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 古標字數魚尾下標五燈 後下標佛祖古下標葉數 下口間有刊工名氏

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八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彦禪師法嗣

南嶽橫竝和尙

玄泉彦禪師法嗣

黃龍誨機禪師

玄泉二世和尙

羅山閑禪師法嗣

明招德素禪師

華光院竺乾禪師

西川定慧禪師

天竺義山禪師

金柱義昭禪師

瑞峯神祿禪師

洛京柏谷和尙

妙勝玄密禪師

大寧隱微禪師

羅山紹汝禪師

白雲今弁禪師

清平惟曠禪師

潭州谷山和尙

道吾從心禪師

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嚴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與聖真涵禪師

寶應清進禪師

玄沙備禪師法嗣

羅漢桂琛禪師

仙宗契符禪師

白龍道布禪師

南臺誠禪師

睡龍山和尚

大章契如庵主

蓮華神祿禪師

國清師靜上座

長慶稜禪師法嗣

振慶道丘禪師

報恩寶實禪師

翠峯從心禪師

鷲嶺明遠禪師

龍華彥球禪師

保安院遠禪師

報慈光雲禪師

開先紹宗禪師

傾心法平禪師

水陸洪鏡禪師

廣嚴咸澤禪師

報慈慧崗禪師

長慶常慧禪師

石佛院靜禪師

觀音清照禪師

東禪契訥禪師

長慶弘辨禪師

東禪可隆禪師

仙宗守山禪師

永安懷烈禪師

閩山令合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資國道敷禪師

祥光澄靜禪師

報慈從懷禪師

龍華契盈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

保福展禪師法嗣

延壽慧教禪師

海會如新禪師

報慈文公禪師

報恩道熙禪師

永隆慧遠禪師

報恩行忠禪師

德山德海禪師

梁山簡拙禪師

招慶省登禪師

西明院琛禪師

鼓山晏國師法嗣

天竺子雋禪師

保福可儔禪師

漳江慧廉禪師

萬安清運禪師

鳳凰從琛禪師

清泉守清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後招慶和尚

建山澄禪師

康山契穩禪師

白雲智作禪師

鼓山智嚴禪師

鳳凰山彊禪師

鼓山智岳禪師

鼓山清諤禪師

報恩清護禪師

龍華照禪師法嗣

瑞巖師進禪師

雲龍院歸禪師

報國院照禪師

翠巖參禪師法嗣

龍冊子興禪師

鏡清德禪師法嗣

清化師訥禪師

龍山智嵩禪師

龍山文義禪師

襄州定慧禪師

淨德冲照禪師

六通志球禪師

功臣道閑禪師

白雲院迺禪師

佛嶼知默禪師

南禪馮緣禪師

資福智遠禪師

烏巨儀晏禪師

報恩岳禪師法嗣

妙濟師浩禪師

安國瑄禪師法嗣

白鹿師貴禪師

羅山義聰禪師

安國從貴禪師

長慶藏用禪師

永隆彦端禪師

瑞峯志端禪師

仙宗院明禪師

安國院祥禪師

腫龍溥禪師法嗣

保福清懿禪師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

白北圓禪師法嗣

大龍智洪禪師

白馬行雷禪師

白北懷楚禪師

四祖清皎禪師

三角志操禪師

興教師普禪師

三角真鑿禪師

大陽行冲禪師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紫蓋善沼禪師

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二世和尚

玄都山澄禪師

嘉州黑水和尚

黃龍智顯禪師

昌福院達禪師

呂巖洞賓真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報恩契從禪師

普照院瑜禪師

雙溪保初禪師

湧泉院究禪師

羅漢院義禪師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謝具別卷

清溪洪進禪師

清涼休復禪師

龍濟紹修禪師

延慶傳殷禪師

南臺守安禪師

天龍院秀禪師

天龍機禪師法嗣

雪嶽令光禪師

仙宗符禪師法嗣

仙宗洞明禪師

福清行欽禪師

國泰珀禪師法嗣

齊雲寶勝禪師

白龍希禪師法嗣

廣平玄旨禪師

白龍清慕禪師

靈峯志恩禪師

東禪玄覺禪師

報劬玄應禪師

招慶匡禪師法嗣

報恩宗顯禪師

龍光澄杞禪師

永興可休禪師

太平清海禪師

慈雲慧深禪師

興陽道欽禪師

報恩資禪師法嗣

福林院澄禪師

翠峯欣禪師法嗣

報恩守真禪師

鷲嶺遠禪師法嗣

鷲嶺通禪師

龍華球禪師法嗣

仁王院俊禪師

延壽輪禪師法嗣

歸宗道詮禪師

保福儔禪師法嗣

隆壽無逸禪師

大龍洪禪師法嗣

龍景如禪師

普通從善禪師

白馬騫禪師法嗣

白馬智倫禪師

白兆楚禪師法嗣

保壽匡祐禪師

青原下九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

清溪進禪師法嗣

天平從漪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奉先慧同禪師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

南臺安禪師法嗣

鷲嶺善美禪師

歸宗詮禪師法嗣

九峯義詮禪師

酒仙遇賢禪師

龍興院裕禪師

大龍楚勛禪師

圓通緣德禪師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温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又爲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請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

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

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

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

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

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

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

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

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

法否師曰慙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

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

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

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蓋問風恬浪靜時

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
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
麼人得師曰待海鷲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
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
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豔碧眼胡人豈
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症人解唱
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
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問雲峯一
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老
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
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
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
師師曰竟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
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
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
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
是弄泥團漢清八路舉仰山插鉢話問師古人意在义手處插
鉢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麻清曰不要上座下語
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
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
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洎賺我踏破一緇草鞋便回國秦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柰何師曰因甚麼以己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毘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于堂室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

族向上一路啐啄猶垂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拋却真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他方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抵者靈犀阿誰敢近任石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後鷄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峻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剗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三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敲得著是好手問放鶴出籠和煙去時如何師曰爭柰頭上一點何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新到參纒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連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

對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問國泰古人道但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堅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解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病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上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會下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曾曰汝道我有幾許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些鐵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心頂與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霞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撥上須臾須臾

陀去師便打趁出師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知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臨遷化上堂告衆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脚雙足放百寶光逐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鷲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歧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闡揚宗旨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

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作麼生日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日畢竟如何師曰脚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齊出來問符老僧一齊與汝答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即今事作麼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我嶺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下參衆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又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趁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旣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日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爰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使倒師從此契悟即禮謝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是作家便歸方丈問如何是第

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師曰然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惱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起去問禪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覓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柰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怎麼則一路得

遍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煙霞外鈍鳥不離窠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幾前異師頌石鞏接三平曰解壁當習箭因何祗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

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直白牛
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峯頂回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
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
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
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
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為童兒時日一素舍_二出言
有異既冠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
為衆陞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經脫也
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

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塵兩無惑沙問三界唯心
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
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
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
加激勵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為助發師雖處
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
挿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
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
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
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着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
眼裏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
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僧報曰保
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云蒼天蒼天後

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
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
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
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
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其
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
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
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
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鴉叫也是聲
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祇如老師口裏
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擬擬地爲當相及不相
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尋
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

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其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
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中一實其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
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此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
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此子便恁麼
點習古論殺盜媼罪錯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
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
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便成
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
了也師曰莫自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
衆道恁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
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
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問了忽然省去
不會每日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
見箇甚麼

會那日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
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
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
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
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漢不破
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
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
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
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傳語曰請和尚慈悲
降重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翫月次
乃曰雲動有兩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
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舉
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

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
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
甚麼不讚歎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何是非
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麼來
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麼對
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鷲鷲曰爲鷲出在隴
西師曰也不較多問僧甚麼來曰報恩師曰何不正在彼中曰
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甚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王

太傳上雪峯施衆僧衣時從龕上座不在師第代上名受衣龕

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龕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

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

甚麼處是龕上名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

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

無極如羅漢麼 問僧汝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
道落在甚麼處 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如此師曰
汝話墮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
二時相助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你本來心問師居寶
座說法度人未審度甚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甚麼人問鏡
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問但得本莫愁末如
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
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
元來共我作道理天成三年秋復屆闕城舊止徧遊近城梵宇
已乃示寂茶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謚真應禪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禪師台州人也得法玄沙後回浙中錢
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
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

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不會聽取一頌目聾瘖瘂是
仙陀滿眼時人不柰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家與森羅僧
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何是寂一兩無垠師曰
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
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
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
光景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
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
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
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
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吝惛惛爭
柰何曰優曇華折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

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閩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
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
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
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國泰院瑄禪師上堂不離當處成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
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
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
是毗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
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曰磨
後如何師曰古鏡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足是誰威
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沒交涉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

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
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即今如何師曰非
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箇甚麼
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為甚麼不裁師曰須知
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唇鋒
乞師指示師曰不涉唇鋒問將來曰恁麼即羣生有請師曰莫
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
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識幾人來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亦號泉州莆田人也玄沙室中參
訊君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
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
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卧龍法席孰
當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

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一人為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為不離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為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為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為究竟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為汝却成抑壓人還知麼若約當人

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差少如大地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曰一切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體按捺僧參問曰去却僕從便請相見師曰取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王祗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

為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為甚麼人施師曰不為聖人

福州螺峰冲奧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豈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憫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慶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言如

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品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僧問日裏僧狀像夜裏像狀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聞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頭玄沙之室穎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到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耶耶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攙之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清豁冲煦一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栗豁問

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
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
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觀豺虎奔至
庵前自然馴遶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清一餐猶
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
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
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曰未陞座先於座前
立曰大王大眾聽已有真正舉揚也此一會揔是得開豈有不
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大王請師出世
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毛頭黑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
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
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
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
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迹欽重時謂大靜
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
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
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
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
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觀
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浩諸過惡
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
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

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
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尔每口口嘮嘮
地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鑽箭去也
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
睛突出慶便出去泊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負
平生句後拔機殊垂道體爲甚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
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
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禮拜師曰雖
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
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

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
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
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
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
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亂向汝道恐較
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
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曰悲華剖堦
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
甚處去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
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曰作
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僧
無對歸宗乘代云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與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

處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
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
聞麼上堂次大衆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若恁麼相
促楮撥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户千里萬里今既上來
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
師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
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
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
繞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
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
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
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拄豎拂意旨如何

師曰報恩截古有分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屈著你麼問如何
是文殊劍師曰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
僧祇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甚麼立地
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
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取口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
師曰逢茶即茶逢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
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
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
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
屬劍州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重便歸方丈却問
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丈來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

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誦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愁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箇榜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者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曰灼然後哉師曰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那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加霜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與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

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瘥病之藥不假驢馳苦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卧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問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

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
即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
殿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
其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
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
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
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
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團圭益加欵重
後於本山靈塔存焉

杭州傾心寺法瑄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不待一句語便
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
得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爲怪大珍重

問如何朴实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
皆不丈夫祇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
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夫麤乞師全
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
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
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
是開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
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鶻來頭上語雲
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
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
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
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

盡力與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人天有賴云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濕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法僧問如何是靚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旣無維那兼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迤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且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也師曰爭柰一翳在目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間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風不傷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談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曰恁麼則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憊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立曰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山僧謾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

衆云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玘禪師久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祇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問請師答無實主話師曰向無實主處問將來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寒作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污却也上堂大衆正是着

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曰甚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寂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杭州報慈院從環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古有一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甚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擎雲護浪棘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頭也

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皈依佛法僧百丈
梅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長慶謂太傅曰雪
峯豎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
是甚麼心行慶曰泊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即上座與明招把
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即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
神爲甚麼翻却茶即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
曰即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裡即曰上座作麼主
招曰非人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
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
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
在餅間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警落也曰還用也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即亂便下座僧問從
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
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即不
恁曰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
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師曰新遇孃
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曰便請師道師曰將
謂靈利又不仙陀

洪州漳江慧康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
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恁麼則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
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普賢皺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
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暗

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羹倉米飯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

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住後僧

問明言世句即不問請師真真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痒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子師曰太多也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弄流平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羞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則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羸纖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開亂且要斷送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

對上堂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進向得達
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曰如
何是祖師曰答問和尚見古人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
汝不肯曰爭知其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
師曰莫過於此問古人面壁為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
去也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
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確擣磨磨
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羣生有
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
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
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漳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僧問
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鼎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聞黎得聞
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即聞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拈地句
師曰千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為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
麼生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孽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座中人自老
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餅菘一鉢到處是生
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念念最難暮鍾

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麼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否
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

人王劔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燈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觀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撥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後住招慶開堂陞座良久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與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况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

屈著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喫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同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

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承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雪
得去也久立大眾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爲先澄
瀟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祇學
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
示執坐禪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
無非是處憤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鄰
或遊泉石或闌闔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已後次第相
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
湛寂非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恁麼則識性
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痒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互椀曰
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齏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温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
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
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
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
久立大眾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
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
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與
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
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
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
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

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執即竹林
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
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
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
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慧理已歸西國去此山空
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
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
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
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
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杓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
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朱氏子容若梵僧禮鼓山披剃
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衆皆回眸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

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叅次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山曰南泉喚
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山莞然竒之住後上堂
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
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曰
如何是觸髅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
還具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糊餅入布袋問如何
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
曰未審津與劍是同一是異師曰可惜許欠遷奉先僧問如何是
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
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眾有賴也師曰
干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珍重僧問
石門之句即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

世三邊靜法王出出有何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朝輒伸呈
獻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
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
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話便成塵玷亦有如許多事時作麼
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縳於禪庭至理若為於開
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眾曰恁麼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
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眾上下師曰我識
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化溫陵不跨石門請師
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曾撞出曰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
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汙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
住太虛師曰辭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院宗徑荒若留委問更
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
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
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又
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班蛇龍曰汝祇見赤班蛇且不識黃
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
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
養師便禮拜住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
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久立珍重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
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
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

還具慙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冲照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弟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紅雨飛問如何是諸

佛玄旨師曰草屨木履開寶三年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于建州雞足山卧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疊南來透北向皇都咫尺問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

微微細雨洒簾前日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閣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日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誰問擁堯

文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爐不墜薦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薦門關師曰青霄豈礙衆人攀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

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又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昇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

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延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裏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慙道者名

翠岩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與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說大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下和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臣和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閣黎舉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堂前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有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怱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去師曰好曰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師曰珍重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

吾亦善者曰恁麼則大衆又立師曰抑逼大衆作甚麼問去却
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可煞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脚忽騎馬至僧問師既
是鐵脚爲甚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撲頭豈是禦天
寒官人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千歲祇言
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上堂此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
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右耳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
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曰恁麼則始終不從人
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脰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清曰理能縛豹
師因此發悟玄旨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

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出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
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
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麼會云即今便了不
會塵沙筭劫祇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
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
地眞常不勞修證珍重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將誕
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
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劫別舍以遂師志
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
祠下見師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胙或者云是
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
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

是小訥駭然尋謁枯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
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
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游江郎巖觀
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為念
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曾臆尚煖徐
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
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辨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
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憊亦獲舍利歎曰此後
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
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兩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
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 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
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
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

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一 維白光屬
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禱之如嚮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
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為何事師曰我寧可斷
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
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
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日到
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出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
曰為甚麼不知師曰莫莽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
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像被虎
齧問師既是聖僧為甚麼被大蟲齧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

是無慙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安國瑄禪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大眾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獅子師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曰抵如傍觀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師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如

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即且須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即不問省要處之師一言師曰還得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衆集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曰

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瑞峯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眞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

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越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擱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迴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麼則一眞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船上檳榔僧良父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開寶元年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尚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率諸官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出問雲愁露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

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長嘘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
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
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續
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
三界不礙不壞長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
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
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
不得已於中若有未搆者更開方便選會麼時有僧問不涉方
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即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
甚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血眼難謾

睡龍漣禪師法嗣

漳州徑山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國師落髮

稟具後謁大章山如庵主諱具後參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

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於是上堂

集衆乃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

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龍大悅而許之上堂山僧今

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良久曰和與不和切在

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

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甚

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

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
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甚麼

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忽捨衆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烏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

金輪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如何須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襄州白馬山行齋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百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泐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甚處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措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顛顛鎮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爲甚麼

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爲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祇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以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處曰下秦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堪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新州二角山真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止令便見下堂堦

郢州上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青丘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系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骨薰

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曰如何

是彼師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

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

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襄樹和尚第二世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

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

自無意勿傷之也僧參師乃問未到這裏時在甚處安身立命

僧又手近前師亦叉手近前相竝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

尚與誰竝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自謾兼

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鉅地次見師來乃不審師曰

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開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

僧其僧歸舉似首座曰和尚近日可畏座曰作麼生僧舉前語

座曰和尚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某甲恁麼道未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打七棒僧辭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問法道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祇這也還難師豎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師曰祇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敲禪牀三下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云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即便禮拜

方州黃龍智顯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異夫也師曰延平劔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卧時如何師曰異中還有異妄計不浮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三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

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
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
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
意如何龍指曰這守死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
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
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
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搗碎琴如今不戀水中金
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
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
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
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
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
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閱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鷄
麼放一箇出來看良久曰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
劍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心時有僧出師曰好
著精彩僧撮伸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
何師曰鋒銚難斲子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
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撥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
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諱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
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之機時
有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
曰狐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當衙者喪曰向去事如

何師曰決在臨鋒僧禮拜師有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
頻呻出三界非袒莫能知

婺州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
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劍請師不露
鋒師曰未扣金鎖前何不問曰千般徒設用難出觸髅前師曰
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
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甚麼處
去也曰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咭地曰出窟後如何師曰
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
如何師曰俊鷄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是好底僧禮拜起
問龍泉寶劍請師師曰其麼處去也曰恁麼則龍谿南面盡

鋒銜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
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襄州清谿山共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
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魏
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
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
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
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箇畢竟成
竹去如今作篋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其所見
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
房修即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
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

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滴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野潑渙然省悟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為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叅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真行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為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豎起拄杖曰祇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後繼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延請居之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

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况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彌鱓後人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處得這箇問頭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

為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和尚證明天福八年十月朔日遣僧命法眼禪師至囑付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眾普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憍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懼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觀于法眼眼

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濟山不務取徒而學者奔至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日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

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來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室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觀之不日九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觀不見曰爲甚麼觀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次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曰如何得不顛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王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末了問取曹山去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

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爲取鼓聲裏顛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路府延慶院傳般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師曰道甚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響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鑪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杭州天龍寺清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

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甚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白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僊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底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談真逆俗師

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國泰瑄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抵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具祖宗門中怪及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

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徒勞則聆師喝曰出去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旬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甚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甚麼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人師曰持謝證

明日恁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吳氏子漳州刺史陳文顯創院請師開法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延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誠明人曰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五衆感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

曰恁麼則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日裏看鷄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
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花蒲庭
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聽響
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
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日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
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住持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叅師問甚處來曰江南
乘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甚麼教某禮拜渡江
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曰莫
便是也無師曰是即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
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甚麼
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
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表名華異草嶺頭生

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僧問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
延師蓋與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悞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
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鄧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
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報恩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沒幡幘曰如何是伽
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
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翠峯欣禪師法嗣

慶州報息守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鳥飛急
奔騰兔走頻

鷲嶺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
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
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怎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
知如是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始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
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
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
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

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
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敲破摩訶令教却怎麼
拈取須彌枕頭卧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
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針又聞泛玉山還報顏莫教更
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
下起來強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
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音起來天地還
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
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
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依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
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產娑
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醕師於祥符二年
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
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
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
比擬忘言合大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
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
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
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
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
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牀窄先卧粥稀後坐雍熙二年順寂塔于牛首廬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此
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
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
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
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
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
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
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
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秬恁麼各自散去已
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
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
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
不展即是師曰你從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交
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你爲甚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
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
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
問佩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白馬羈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問如

何是和尙出身處師曰牛毳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

成八字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
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爲是人
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青原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
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
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清竈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

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
天地曰爲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
八四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
甚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靈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老宿剃染徧
遊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明取道
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祇是移盤喫飯
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
須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曾師曰會取學人問父負沒絃琴請
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并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
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本朝
遣帥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

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
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
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
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
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
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元在今
日囑令門人累青石爲塔乃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
而逝蓋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僧問教中道唯一堅
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群生則於
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問如何是古佛
心師曰汝疑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偈剌剌現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竊禪師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鍾開法上堂今

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師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種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參次日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持地踈

